

魔商

江卫兴



上海文艺出版社

魔商

汪卫兴



农干院 B0032167



BCH79/1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魔 商

汪卫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5,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 7-5321-1189 X/I·907 定价：8.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我国当前商界生活的长篇小说。

诈骗犯张良忠骗走了海滨市魔方公司七百万巨款，逃到美国。魔方公司面临破产的危机，总经理纪益民急得团团转。为弥补损失，纪益民被迫同北京官商四爷做钢铁、石油生意，吃尽了种种苦头。与此同时引发了一连串富有情趣的故事：因血型不同，兰兰终于发现自己并非纪益民的亲生女儿，痛苦不堪；国际刑警纪勇刚在办案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兰兰；外商王映司找到了二十多年前救活自己的恩人纪益民和亲生女儿兰兰；香港小姐霜枝·辛格挚爱着纪益民，谁知他竟然是她的亲父；纪益民的老婆高仙菊得知昔日恋人王映司来找她，一件件风流韵事在眼前迭现，她的良心受到责备，自杀身亡；因高仙菊的死，纪益民被关押受审……

小说题材新颖，揭露了当代商界的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具有警世作用。人物形象较鲜明。作品既写了商界的残酷斗争，又写了情感的自由宣泄，时而紧张曲折，时而舒缓松弛，节奏明快，可读性强。

目 次

序 曲.....	1
第 一 章 加急电报.....	4
第 二 章 冒险.....	28
第 三 章 节外生枝.....	70
第 四 章 上门逼债.....	96
第 五 章 刨根究底.....	127
第 六 章 宴请讨债客.....	151
第 七 章 往事悠悠.....	170
第 八 章 私下交易.....	200
第 九 章 灭顶之灾.....	237
第 十 章 谁是凶手.....	278
第十一章 分道扬镳.....	322
后 记.....	345

序 曲

浅水湾位于港岛南部，是香港最著名的海水浴场。

这对老夫少妻就住在浅水湾别墅里。推窗就能看到碧蓝的大海，只是看不到海滩。

老者，七十二岁，清瘦的脸，保养得很好，但额上、眼角上的皱纹像木刻一般难以抹平。他叫安迪·辛格，英国人。因母亲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地道的混血儿。也许受母亲的影响，他喜欢娶中国女子为妻。

妻子叫肖虹，一头青丝乌亮乌亮，姣好的面容白净白净，淡施胭脂，更显出她的清秀端庄。虽已不惑之年，仍然体态丰满，胸脯高耸，乳沟闪着迷人的光泽，温情似水的眼睛望着丈夫。

他俩在一起，不像夫妻，倒像一对父女。若从年龄上说，他俩相差二十七岁，称为父女一点也不过份。然而，生活中的婚姻常不以年龄为分界线。他们幸福吗？天晓得！

他俩有一个很漂亮、很聪明、很任性的女儿。她叫霜枝·辛格。这四个字的名字不太好叫。家里女佣喜欢拆开来叫她，霜枝小姐或辛格小姐。她从不为称呼生气，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怎么叫都行。

有钱的老板，没啥好愁。但对儿女的一举一动都要牵肠挂肚念叨个没完。他俩就是为这个宝贝女儿在争论不休。

——虹，你放心让她去吧，霜枝不小了，二十三岁是大姑娘了。

——安迪，她太任性，一千万元港币投资让她去考察，去签合同，万一出差错，这可是不得了的事。

——虹，不会出差错。我和纪益民签过意向合同，这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他很可靠。

——唉，你还没听懂我的话，我指的差错还有一层含义，男女之间的纠葛。

——虹，这你更可以一百个放心。纪益民为人正派，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儿，比霜枝小两岁。他的夫人我见过，很能干。你呀，闲操心。

——好吧，听你的，出了事，我不负责，有言在先。

霜枝蹦跳着从外面进来，拎了一只大旅行袋，“妈，我一切准备就绪，等你下命令让我飞向龙山探宝。”

肖虹皱皱眉头，“你买这么大旅行袋干嘛？”

霜枝把旅行袋翻过来，原来是一只橡皮袋。“我去龙山装水，把龙山神水运回来，给妈治病。”

辛格笑了，“乖女儿，想得周到。有你这一份孝心，你妈的病总能治好。”

肖虹感动了。女儿任性调皮之中包藏着一份珍贵的孝心。她感到无限快慰。她回首对丈夫说：“你抱我到轮椅上，我送她上飞机。”

“妈，你别送了。我好脚好手自己坐的士去。”霜枝一脸真

诚，搂着妈妈脖子撒娇。

辛格把妻子抱到轮椅上，拍拍女儿的脸，“走吧，爸开车送你。”

“遵命啰！”霜枝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把放在客厅里的航空箱一拎，轻轻松松为轮椅打开门，“请，妈咪。”

这是一辆为残疾人设计的特殊轿车，车门不是向右开，而是向下倒放在地上成为轮椅的跳板。驾驶室里一个特殊开关一按，轮椅自动朝车内升上去正好如一把坐椅安放在车内。轮椅过道上有滑动带可以把人送到驾驶室椅子上，残疾人自己可以驾驶开车。只是辛格没有让妻子单独驾车。

启德机场。这是香港最大的国际机场，每两分钟有一架飞机起飞降落。

进了候机大厅，专门有残疾人轮椅过道，可以送到飞机上。热心的空姐来推轮椅，肖虹婉言谢绝了，搂住女儿亲个没完。好像女儿一去不复返似的。也许飞机出事太多太惨，当母亲的岂能不记挂？霜枝贴着妈妈的脸说：“妈咪，感谢你送我来。”

肖虹再一次亲亲女儿，泪水忍不住滚下来。他们哪里知道，她为自己在流泪，她离开大陆二十三年了，她时时刻刻都想回去看一看。她心中的秘密，她心中的隐私，已隐藏了二十三年，她日思夜想了二十三年，她想见到他，但不知他在哪里。霜枝用手帕轻轻为妈妈揩眼泪。肖虹笑了，拍拍她的手，“去吧，到了龙山马上给妈打电话。”

霜枝大有壮士一别不复返豪壮之气，踏上自动电梯，很快消失在过道尽头……

第一章 加急电报

多事的秋天。

纪晓兰从早晨起床眼皮就别别跳，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她的直觉告诉她好像要出事。

谢天谢地，离下班还有一刻钟，平安无事，但愿她的感觉是错的，荒唐的。

她推开窗，太阳隐没在西边最低的云层里，漏下一道金光，照射在大门口那棵金字塔似的龙柏树顶上，有过秋的知了还追着歪去的日头慵懒地啼叫，几片黄叶随风飘旋，一悠一荡地从窗前斜过。

窗下，有人在喊她：“纪小姐，加急电报。”

天哪，又是加急电报。她关上窗，看一下手表，五点还差十八分钟，看来没法下班了。

邮递员上来，递过小本本，“请您签字。”

她莞尔一笑，签了字。邮递员并不走，望着她，傻笑。她急于看电报，并没注意这个年轻小伙子在偷看她。

电报是香港拍来的，电文奇怪；

英国王映司先生愿向你投资五百万英镑，请纪
总经理随带全家福照片和纪总本人二十年前照片。
速来深圳国贸大厦808房间面谈安迪·辛格。

纪晓兰读着电文，一丝愁云从眉宇间飞出来。她是一个
好思索的人。也许是好奇心驱使她追根究底，她拿出记事本
和通讯录翻阅查找“英国王映司”。

根本没有这个人。她又瞟了一眼电报上“安迪·辛格”四
个字，心里油然升上一个疑问：辛格，是香港辛格有限公司老
板。他为啥不给爸拨直拨电话，而打电报？最快的加急电报也
需六小时，电话三分钟之内就可以拨通。不打电话发电报，让
人猜不透。她抬头见邮递员还站着，笑着问：“您还有事？”她
轻悠悠地从他面前走过，把文件夹放入玻璃柜内。

邮递员摇摇头，冲她一笑。她也朝他笑笑。她忽然记起来
了，那天晚上她在东方大酒店舞厅里成了跳舞皇后，男士们都
争着找她跳舞，眼前这个是她最后一个舞伴，他舞步轻松，舞
姿优美，博得阵阵掌声，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以去参加全
市交谊舞大奖赛。

她从未想过，要去参加什么比赛。

邮递员再次发出邀请：“纪小姐，你能去吗？”

她甜甜地一笑。仿佛把世界上最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他。

邮递员突然转回身神秘地一笑，“就这么说定了，我用爷
爷的车来接您。在东方大酒店舞厅里见。”

她心里“格噔”一跳，张嘴喊他，但人已不见了。她朝窗下

望去，只见他骑着摩托车冲出大门，身后留下一串长长的乳白色的烟雾，让她久久地思索。他是谁？她终于想起来了，他叫纪勇刚，他说过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他还告诉过她，他爷爷是一位将军，九十岁了，老是催他，带一个孙媳妇到家里去……一个将军的孙子，和她在舞厅里邂逅，告诉她这些，表明他喜欢她。但一个陌生男人初次见面，就向姑娘表明心迹也太唐突了。她想立即终止舞步。可他的手有力地抓着她的手，舞步飞快旋转。一曲终了，他仍不放手，希望再见到她，她不高兴地回答过他：“不想再见到你。”追姑娘有这么强迫的吗？她两条细细黑黑的眉毛打成结，一丝不易察觉的恼怒从眉宇间飘逸出来。

二

夕阳最后一抹余辉从中国魔方有限公司的屋顶上敛尽。喧闹的大楼也随之安静下来，显得空荡荡的，宁静得有点可怕。

该下班的人都走完了，值夜班的人也去吃晚饭。纪晓兰不停地拨电话，额上微微沁出了汗珠。她烦躁地摔下话筒，自言自语：“也真是的，去哪儿都不说一声。”她有点愤愤然，既然聘用她为总经理助理，总经理的去向也不告诉她，叫她怎么工作？

整整一天，爸没有和她通过话，这样的情况绝少有过。

她的目光又落在今天上午、中午、下午送来的电报上，这些电报她无法处理，也无权处理。她开始拨深圳国贸大厦

的直拨电话，很快，听筒里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声音：“小姐，辛格先生来订房间时已留下了话，他明天晚上从香港抵达深圳。”

哼！他还没出境，却要别人去深圳国贸大厦等他，岂有此理！她收起这份香港拍来的电报，电话铃响了，她抓过来没好气问：

——找谁？

——兰兰，我是长三麻子，你爸在吗？

——不在。

——你立即告诉你爸，广州一万吨钢材是一个大骗局，张良忠卷款潜逃香港。我们公司七百万元被骗走了。

——你是说，我们公司要破产了？

——破产不破产不是你我管得了，快找到你爸，怎么办？要不要报案，请求国际刑警捉拿张良忠。

——这还要问，当然要报案。

——唉！兰兰，你不懂，报案就要支付千分之三的报案费，才肯立案侦查。

——你是说，要支付二万一千元？

——对！你马上报告。越快越好。还有高仙菊去北京了。

——我马上报告。

兰兰觉得长三麻子的电话比香港辛格先生电报重要。她缩写成二十三个字：

长三来电，张良忠出逃香港，魔方公司蒙受七百

万元损失。

她必须尽快找到爸爸，面呈他处理。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窗下有人在喊：“纪小姐，电报。”

纪晓兰心儿狂跳。今天怎么啦，上午来了三份电报，下午来了一份电报，现在又来电报。

纪勇刚满面春风奔上楼，“我估计你还在，把电报替你送来。”可他递给她的不是电报，而是舞票。

她一愣，没有接。

他笑笑，把舞票塞到她手里，把电报拍在桌上，指着窗下一辆乌光锃亮的轿车说：“咱把车开来接你，总不能让咱空着车回去。”

她不理睬他，自顾自拆电报。电报是龙山县拍来的，她十分惊讶。电文简短，却把她吓坏了：

纪益民翻车负伤急救龙山疗养院万恩石。

顿时，她芳容失色，目光散乱，泪水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纪勇刚大吃一惊，“小姐，你咋啦？发生什么事？”

她“哇”地一声痛哭出声，“爸，你不能死！”她发疯似地朝楼下冲去。电报飘落在地上。

纪勇刚拾起电报，追上去，“纪小姐，你要镇静。”他一把抓住了她。

她猛然扑进他的怀里，“我怎么办？呜呜……”

是呀，她该怎么办？空荡荡的大楼只有她一人，她应该去龙山疗养院，死活也要和她爸见上一面。也许男人比女子沉稳、冷静，他拍着她的肩背哄小孩似地哄着：“别哭，电报没说你爸死了，说你爸遇车祸抢救。可以抢救，说明他活着，他没有死。你哭啥？走，我用车子送你去龙山疗养院。”

她破涕为笑，很不好意思她刚才的失态，倒在一个陌生男子的怀里哭鼻子。她忸怩着拨弄披在肩上的秀发，轻轻地挤出一句话：“谢谢你，送我去。”

三

龙山疗养院在深山冷岙里，远离都市，交通不便。但去的人特多。天天车水马龙。疗养院已三易其名：昔日叫龙山矿泉高干疗养院，县委书记以上官儿可以到那儿疗养；以后改为龙山矿泉招待所，不够县委书记级别的芝麻绿豆官也可以去疗养；改革开放后，又改为龙山矿泉山庄，不再要什么级别，只认钱不认人。山庄则成了工矿企业厂长、经理、供销人员的天下。在那里天高皇帝远，疗养院成了交易所、聚赌场，人来车往，醉生梦死，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搓麻将、打牌九、玩扑克，美其名曰：“感情投资。”那里成了一个不是赌场的赌场。毕竟这儿是共和国的天下，上级派人整顿，又改名为龙山疗养院。

香港辛格有限公司老板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委托纪益民总经理全权代理合资开发龙山疗养院。派女儿霜枝·辛格实地踏勘。车到龙山口，景色壮观，一条斜坡如龙喷水，飞流直

泻，那公路犹如龙舌往下伸延。轿车正从谷底沿着龙舌往上升，一辆拖拉机满载着洗过澡的男男女女朝斜坡冲下来。突然，拖拉机煞车失灵，车手惊慌失措，拖拉机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朝轿车撞来，轿车里的年轻驾驶员吓得闭上了眼睛。后座的霜枝小姐失声惊叫，双手捂脸。坐在驾驶室旁边的纪益民眼明手快，抓住方向盘往左旋转，车头避开拖拉机，朝山崖开出去。说时迟，那时快，他飞身扑向后座，紧紧抱住霜枝小姐，用身子压住霜枝小姐。轿车像一个优秀的翻跟斗好手，接连三个跟斗栽到谷底。

当拖拉机好不容易在公路的谷底停住，车上的人赶到四轮朝天的轿车旁，七手八脚把三个人从轿车内拉出来，霜枝小姐安然无恙，只擦破了一点皮。驾驶员奇迹般地活下来，左手轻度骨折。唯有纪益民遍体鳞伤，昏迷不醒。带在他身上的BB机、大哥大全摔坏了。而龙山疗养院的电话是老掉牙的五十年代制造的插线电话，越有急事越打不出去。要跑十里山路赶到乡办邮电所打电报。

龙山没程控电话，只有老掉牙的五十年代插线电话。但龙山山顶上竖立着电视接收三差塔和BB机接收塔。大哥大在很多县市还没开通，在龙山却开通了。道理很简单，电话是众人的事，应该由邮电部门来投资。BB机和大哥大是少数大款和老板们的事，政府决不会来投资的，只有让他们掏腰包集资。

农民有急事，村里的电话摇不通，就打电报。跑二三十里山路到县城去打电报。电报在龙山农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

纪益民这次来龙山，就是要辛格小姐引进电话设备，拔掉这个五十年代的插线电话。可他翻车了，正在抢救。

为纪益民动手术、抢救治疗的是高级大夫万恩石。这里山民的方言把“石”读成“贼”。万恩石变成了“万恩贼”。为了这个名字，万大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说他喜欢“贼”，不喜欢“革命”，说他为贼感恩，不为革命感恩，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派。这虽然是一则荒唐的笑话，却又是千真万确地发生过的事实。同样是这个万恩石，“四人帮”粉碎后，有人对他的名字作了一番新的解释，说他对革命坚如磐石，他的医德像白求恩那样高尚。他笑笑说，区区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无多大意义，也无好坏之分。但愿这荒唐的历史不再重演，此余生就心满意足了。很多医生都纷纷调离龙山去了大都市，他却坚守在此。因为他有一个心愿尚未了却，那就是开发龙山的泉水。

龙山，以泉水而名闻遐迩。这儿泉水与众不同，不能喝水，碧清碧清，冰冷冰冷，蓄在浴池里又变得碧蓝碧蓝。在浴池里洗过澡，筋骨轻松，皮肤细腻光滑，任何高级护肤霜都不如它。奇就奇在患有各种皮肤疾病、骨节疼痛、植物性神经腺、高血压、肠胃病的人在浴池里泡一泡，疾病不治自愈。万大夫想开发这儿的泉水，为人类造福。

纪益民陪辛格先生到龙山洗澡，偶尔和万大夫聊天，辛格先生方知这泉水是无价之宝，有心投资扩建龙山疗养院。此番派女儿来进一步勘查、落实，却发生车祸。此刻，纪益民昏迷不醒。

万大夫最最头痛的是纪益民是AB血型。即使送他到大医

院，血库里也很少有他这种AB血型。此刻病人需要输血，偏偏连O型血都不能用，到哪里去找AB型？真急死人了！万大夫在盼纪益民的亲属到来，直系亲属的血总比任何人都有效。

纪晓兰终于赶到了。她扑进病房就哭。

纪勇刚像他名字一样勇敢刚强，捋起衣袖要万大夫抽他的血。万大夫希望他的血型是AB型，在他食指上取了一点血，放进试剂里一摇，他是O型。万大夫摇摇头，拍拍他的肩膀，“年轻人，谢谢你，不能用。”

纪勇刚不服，叫嚷：“O型，是万能血。”

万大夫苦笑笑，“小同志，世界上没有万能血。”他走向纪晓兰，“姑娘，你是纪总经理女儿？”

纪晓兰点点头，“我替爸输血。”她捋起衣袖。

万大夫抓住她的中指，用针刺一下，殷红的鲜血像一颗大珠珠滴在玻璃器皿上，滴入试剂。

玻璃器皿上的血成很好，令人奇怪的是O型。万大夫万分惊讶，张大了嘴，没有说出口，这个姑娘不是纪总经理亲生女儿，AB血型不论与A、B、AB血型结婚，决不可能生出带O型的孩子。

纪晓兰看到自己的血型与父亲的不一样，惊跳起来。“不，一定是你搞错了。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她猛扑到昏迷不醒的纪益民身上，“爸爸，你醒醒，我是你女儿。”这尖厉的哭声，揪心揪肺。

纪勇刚也觉奇怪，他安慰她：“你的血型与你妈一样。”

她猛然挥手，“走开，不要你管。”